

记忆的伦理

The Ethics of Memory

[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 著

贺海仁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记忆的伦理

The Ethics of Memory

[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 著

贺海仁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8624

THE ETHICS OF MEMORY by Avishai Margalit Copyright © 200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伦理/(以)玛格利特(Margalit, A.)著;

贺海仁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The ethics of memory

ISBN 978-7-302-38918-2

I. ①记… II. ①玛… ②贺… III. ①记忆学 IV. B8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6737号

责任编辑:朱敏悦

封面设计:张杏林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0mm×210mm 印 张:13.5

字 数:138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36.00元

产品编号:062752-01

献给扫罗和莉亚

前言

前言

在耶路撒冷当地的一家报纸上,报道了一则题为《普鲁斯特·玛德琳的蛋糕》的小故事,激发了我对过去岁月探究的兴趣。故事说的是一个军官忘记了他手下一名已经牺牲的士兵的名字。这位军官因没有记住士兵的名字而受到舆论的谴责。第一章中我将叙述这个故事并做出分析。故事虽小却足以引发我对记忆伦理的思考,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宏旨大义。

儿时起,我目睹了父母对记忆的无休止讨论。讨论始于二战结束。父母当时是英属巴勒斯坦人,在战争期间饱尝恐惧。他们在欧洲的大家庭也毁灭了。我记不得他们讨论的细节,但不会忘记使用了“毁灭”这一老词——传统上犹太人把神殿被罗马人毁灭并被赶出埃及称为“毁灭”。

如果能够重建父母的讨论,大概会有下面的内容:

母亲:犹太人彻底被毁灭了,剩下的仅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民族的碎片(她指的是欧洲犹太人)。这些碎片发挥的光荣使命

· I ·

形成了可称为“灵魂蜡烛”的记忆共同体,仿佛时时再现点燃蜡烛怀念逝者的场景。

父亲:残留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如果活着只是为了纪念逝者,那将是可怕的景象。亚美尼亚人就是如此,而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美好共同体应当着眼于当代和未来,而不能让逝者的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本书既不是我父母辩论的书,也不是关于大屠杀的书,然而,有些哲学起源于家庭。父母的讨论触发了我对记忆和记忆义务(如果有的话)的深度思考,就此而言,这一义务也是关于忘记和宽恕的义务。

有两种类型的哲学家:“举例说明”哲学家和“也就是说”哲学家,前者是叙事者,后者是阐释者。叙事者侧重例证,阐释者倚重定义和原理。阐释者也使用实例,但这些实例已经类型化,往往是对定义的说明,不同于叙事者所使用的情形例子。叙事者有时使用无哲学目的的奇闻异事作为例子,会有一定的风险性。不同类型的哲学的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且不可避免。然而,我认为每一种哲学风格的价值同样重要。恰当的例子可以是一种阐释,而不仅仅是说教;定义得当可以成为一种叙事,而不仅是纯粹的定义。两种哲学风格均有其优点。凭借性情而不是信念,我的风格属于“举例说明”型哲学家。

不过,我的例子只是服务于一个哲学观点或旨在强调哲学上的区分。它们不是探寻经验的假设数据,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是为经验假设提供数据。就我的目的而言,取自虚构作品中的例证,如同从史料中获得的例证,都具有证成我的观点的效果。

本书是一系列讲座的产物：法兰克福和 Ringberg Castle 的霍克海默讲座；墨尔本和悉尼的西蒙·韦伊讲座；牛津的贝塔斯曼讲座；多伦多的亨利·克洛讲座；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的斯宾诺莎-伦茨讲座。

感谢聆听讲座的听众给予的批评和提出的尖锐问题。在本书中我将努力保持讲座的风格和形式，尽量少地使用参考文献，但这绝不意味着对影响我思考的作品的作者缺乏感谢之情。我尤其要感谢曼纳海姆·布瑞克、戴维·海德和艾梅丽·罗蒂以及那些阅读了手稿和给予宝贵意见的令人尊敬的评议人。

埃德娜·乌尔曼·马格利特分享了写作过程中的痛苦与喜悦。对本书的形式和内容，她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此，我心怀感激。

目 录

导论/1

第一章 深度关怀/15

第二章 过去进行时/43

第三章 核心/75

第四章 情感回忆/97

第五章 道德见证人/137

第六章 宽恕与忘记/171

注释/200

导 论



被囚禁的记忆

人被囚禁于世界的观念“几乎与时间一样古老”。公元二世纪的诺斯替教义最早表达了这种观念。诺斯替教声称可以提供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知识,以作为人类救赎的钥匙。不过,关于世界是监狱以及人的身体是牢房的诺斯替教义只是走火入魔的比喻说法。相互竞争的诺斯替教义的作者们的解说只不过增添了更多的世界监狱之墙,更多的邪恶看守,以防范那些想与光明保持一致的灵魂逃逸。然而,尽管诺斯替教徒以狂热的想象造就了最安全的监狱,但他们仍然在寻找走出堕落世界的迷宫,进而寻找走向真实世界的可能性。

不过,哲学上规范的囚禁隐喻当属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它阐述了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恢复性知识观念,即一种纯粹实在的形而上学知识。但是,如果要寻求这样的认知,我们怎样知道在寻找什么以及如何在寻找中表达我们所要找寻的事物呢?柏拉图对此的解释是迷途知返,我们寻找的是不知怎的就被我们遗 . 3 .

忘的东西。因而,探寻知识是一种对回忆的锻炼,也就是说,是一种回忆或追忆我们已知的实践。

在我们的时代,规范的隐喻不是柏拉图的洞穴,而是弗洛伊德的牢狱。在人的潜意识的牢房里,看守监管着不安的记忆。它们远离意识,却未被摧毁。弗洛伊德的隐喻主题表达的是压抑的囚禁而不是遗忘的消失。

然而,弗洛伊德的牢狱概念有两个监舍:一个是被看守紧紧监管的潜意识,另一个是看管不那么严格的前意识。这就是说,弗洛伊德的精神世界,如同但丁的宇宙,被分为三个意识隔层:地狱、炼狱和天堂。在弗洛伊德的晚年,他走得更远,不仅认为作为监禁的潜意识搅乱了记忆,而且也同时伤害了幻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但我依旧坚持他早期的隐喻观,正是在这一点上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

弗洛伊德的牢狱隐喻继承了安东尼·肯尼的小人谬误的概念,通过假定一个具有相同构造和复杂物的实体,个体获得了解释。看守不是一张羊皮纸,只会机械地挡住不良物质进入人体的错误地方。根据弗洛伊德的表述,看守具备全面解释记忆内容的权威,拥有评判什么会威胁试图逃跑的人的权力。总之,看守是需要重新定义的大人中的小人,但小人与大人一样需要足够多的解释。

然而,看守的解释权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相信把被压抑的记忆带向意识之光的治疗力量。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被压抑的记忆具有破坏性的因素,足以导致个体行为的失序乃至身体疾病。压抑和受到创伤的人往

往对眼前的事件反应过度。因而,我们读到的一些通俗报刊认为,奥尔布赖特对米洛舍维奇的过度反应归因于她在二战期间作为一个犹太女孩受伤却未被确认的记忆。

弗洛伊德曾将过度反应的具有神经质的人与那些站在1666年伦敦大火纪念碑前的人相比较,后者会为三个世纪之前被烧焦的城市哭泣,¹而不会在那里庆贺今日城市的生机勃勃。当世俗犹太人看到正统犹太人为两千年前被毁灭的庙宇恸哭时,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如同他们看不懂弗洛伊德故事里哭泣的伦敦人。

不安分潜意识记忆的观念会愚弄我们,但通过艰苦的分析可以恢复这些记忆已不是新鲜的事情。事实上,确实发生过一些恶性案件,如据称加利福尼亚患有记忆压抑综合征的儿童多年后恢复了记忆,指控童年时性侵他们的父母,这提醒我们注意被囚禁记忆的隐喻的力量如何强大。凭借并非完美的知识声望,弗洛伊德本人警告不要使用或滥用囚徒隐喻。尽管如此,这种相对简单但又经巧妙处理的表达(隐喻)仍在不断渗入我们当今的文化。

然而,我所关心的不是真相对个人而是对共同记忆的治疗效果。尽管相对简单,囚禁记忆的意象对集体记忆而言却仍然很新。根据这种观念,为了摆脱维希政权带来的耻辱,保护法国的光荣,法国人民在伟大的审查官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指导下,往往对这段记忆予以压制或使之在公共空间中消失。这些被压抑的维希政权记忆对法国人民产生了颠覆性的欺骗效果,在战后引发了法国一系列神经质行为。在制造创

伤的同时,被压抑的共同记忆被公开、被言说、被感知也具有治疗效果。我们被要求相信这是克服非理性过往创伤的唯一方法,也是获得内心宁静的不二选择。

这种建立在囚徒隐喻基础上的信念是南非和解与真相委员会的指导原则,他们希冀通过社会精神的宣泄以及对过往事实的披露,实现社会和解。

不过,记忆既包含和解也包含仇恨,指望通过自由记忆获得社会宣泄的结果可能是一种幻觉。寻找真相甚至和解有更好的道德理由,然而,根据记忆囚禁的隐喻,事实自身将产生和解的想法是令人怀疑的经验假定。

至此,我讨论了隐喻和想象,而不是论据及其假定。从道理上讲,我们关于记忆的思考充满了想象或原始色彩,类似于记忆被囚禁或储藏。我同意维特根斯坦观点,哲学的第一要务应是在意识到隐喻的前提下给隐喻松绑。我将回归到这个观点并把它作为贯穿于全书的指导思想。

主 题

本书的主题是记忆的伦理,或以设问的方式说:存在记忆的伦理吗?在我看来,这个主题应当同与之密切关联的如记忆的心理、记忆的政治以及记忆的神学等区分开来。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而不仅是与不同类型的知识谱系进行沟通的琐细智力训练。

我的问题是,有记忆的伦理吗?或者说有作为个人的微观记忆伦理和作为集体的宏观记忆伦理吗?我要阐释的主题由下列一系列问题决定:我们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物吗?如果有的话,该义务的性质是什么?存在关于记住或忘记道德赞美或道德谴责的适当主体吗?谁是那个有记住义务的“我们”:“我们”作为集体还是“我们”作为某种集体的构成性要素使我们有义务记住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吗?

在探讨这些章节的过程中,我的结论是存在记忆的伦理,而不存在记忆的道德。对这种转化的更为适当的表达或许是问句 . 7 .

而不是感叹句——取决于对伦理和道德的区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区分两种人际关系：浓厚关系和浅谈关系。浓厚关系包括父母、朋友、爱人、同胞等，建立在过去的共同记忆基础上。浅谈关系则是指作为人的属性，如作为妇女或病人。总而言之，浓厚关系指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际关系，浅谈关系指与我们有陌生和疏远关系的人际关系（更为详尽的区分见第一章）。根据我的定义，伦理规定我们的浓厚关系，道德规定我们的浅谈关系。

我重点强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行为及其行动的理由。当然，人际关系表现于受一定理由支配的行动或互动之中，但伦理或道德的首要问题是人际关系。例如，道德主要关涉尊重和谦卑，这些品质体现于浅谈关系的人群当中。而伦理主要关涉忠诚和背叛并体现在浓厚关系的人群当中。这些不同的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解释：一个是道德解释，另外一个伦理解释，对此，我们将在第一章具体讨论。

由于道德关涉全人类，其长于地界（geography）而短于记性，伦理则长于记性而短于地界。记忆如同黏合剂把具有浓厚关系的人结合在一起，因此记忆共同体是浓厚关系和伦理的栖息地。依靠这种黏合浓厚关系的核心功能，记忆成为指涉伦理的事业，指导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浓厚关系。

尽管我把记忆归于伦理范畴，但仍有一些使记忆与道德发生关联的情况，它们包括反人类罪行，特别是当这些犯罪侵犯了共同的人性时。纳粹罪行是在否认共同人性意识下的反人类

· 8 · 罪，这是我们从道德上拥有记忆的最为显著的例证。不过，人类

不是一个记忆共同体,或许未来是,但今天不会是,事实上今天也不是,如果是的话,究竟谁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拥有“道德记忆”呢?

当然,宗教可以在全人类的道德记忆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至少某些历史性宗教会如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人类历史都具有自成体系的阐释,这些历史不全是宇宙运行活动的组成部分。人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人类历史是造物主的产物,是在上帝的特殊指引下逐渐演变的结果。

的确,也存在对这幅画面的世俗阐释。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法则替代神圣眷顾的观念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然而,世界历史话语不会产生人类记忆共同体。历史性宗教声称它们具有产生该共同体的可能性,并渴望把人类社会造就成为伦理共同体。在第二章中我将详尽讨论基督教的这种抱负。

宗教因素出现在这里的部分原因是记忆伦理的事业,连同记忆的政治都被笼统地指责为宗教的伪装形式,记忆伦理的核心概念,如宽恕和忘记,充其量在上帝宽恕的宗教语境下获取其观念和正当性。这种怀疑论同样适用于记忆政治,而记忆政治不过是政治神学的组成部分。怀疑论同样挑起了建立公共纪念碑的巨大争论。在第二章中我将认真对待这种怀疑论,并努力将记忆伦理从宗教中解脱出来,明确、清晰地记忆的伦理辩护。

虽然将宗教和记忆伦理相提并论是我最先担忧的,但这一点还不是我的关注点。其次我担忧的是将记忆的伦理与传统主义相提并论,把记忆的伦理作为一种教条、政策或气氛去捍卫传 . 9 .